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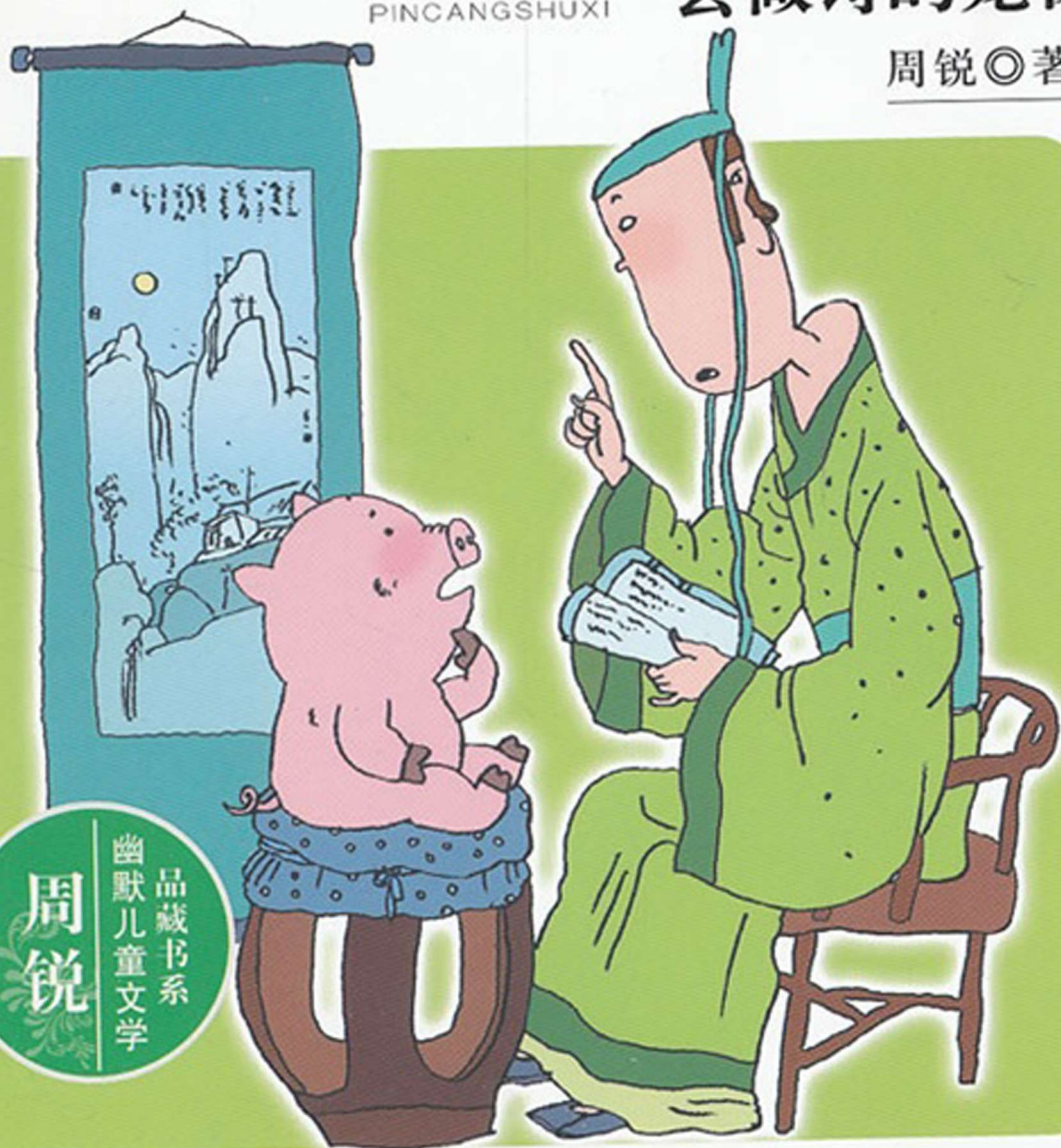
名著系列

幽默聊斋

ZHOURUI
YOUMOERTONGWENXUE
PINCANGSHUXI

会做诗的宠物

周锐◎著



周锐

品藏书系
幽默儿童文学

目 录

- 会做诗的宠物 /1
植物人开花 /13
花瓶的碎片 /25
半个头的女吹箫者 /35
地钻试运行 /53
脸上盖章 /69
伪劣魔幕 /87
鬼胎 /101
青壤之野 /115
柿子不甜 /129
文学生死簿 /141
吾忘你 /153
帮坏人打官司 /163

月饼历险记 /179

眼球摄影 /191

老戏台 /205

梦画家 /221

月圆石的故事 /231

扫帚精写字 /249

七鬼聚会 /263

慢郎中的快节奏生存 /283

后记 /297

我与作家的心灵之约 /301

大手牵小手 /311



会做诗的宠物





书生张国荣和马院士一起上街,走着走着,马院士停住了脚步。

“你听见了什么?”马院士问张国荣。

张国荣侧耳倾听了一会儿:“除了猪的哼哼,我什么也没听见。”

“这可不是一般的猪哼哼,”马院士笑道,“这猪在做诗呢。”

张国荣觉得新奇:“它做的什么诗?您给翻译一下吧。”

马院士是研究另类生物学的,能听懂猪的话,当然就能翻译猪的诗:“这诗挺悲观,透露出一种对生存的焦虑,属于生命虚无主义流派。”

“诗句是——?”

“怎么办?怎么办?等我长大就完蛋。”

张国荣问马院士:“我们要不要去拜访一下猪诗人?”

“当然。”

他们走进小巷,找到那户养猪的人家。

猪圈里养了一大一小两头猪。

大猪在吃食,它的哼哼显得挺满足。小猪却没什么食欲,它焦躁地走来走去,一边嘟囔着什么。

马院士指指小猪,对张国荣说:“就是它在做



诗。”

接着马院士用猪语跟小猪交谈起来。

“你经常做诗吗？”

“什么是‘做诗’？我不明白。”

“你不知道什么是‘做诗’？这说明你不学自通，你是天生的诗人——不，应该称你‘诗猪’吧。”

“成为诗猪能改变我的命运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比如说，做诗能不能帮我减肥？吃一次食，使我长胖一点；做一次诗，又恢复到原来……”

马院士把与猪的对话翻译给张国荣听。

张国荣想了想，说：“也许，做诗真能改变这头猪的命运。”

“可是，谁需要猪做的诗呢？”

“我有个朋友，非常喜欢做诗，离成为诗人只有一步之遥了，我们都称他‘准诗人’。他每天要做好多诗。早上，眼睛还没张开呢，先把嘴巴张开，做首诗。晚上眼睛张不开了，还要做首诗……”

“你的意思是——”

“把诗猪介绍给准诗人，如果准诗人喜欢这样一个宠物，不就能改变猪的命运了吗？”

“好主意！”



张国荣便带马院士去准诗人家。张国荣敲了门。

屋里问道：“何人敲门咚咚咚？”

张国荣说：“外面是我张国荣。”

“朋友来了真高兴！”

“做你朋友太费劲。”

门开了，准诗人将客人们让进屋内。

准诗人瞧瞧马院士，问张国荣：“这是你给我带来的诗友？”

张国荣说：“他不是诗友，但他要给你介绍诗友。”

“好哇，”准诗人说，“以诗会友，不亦乐乎！”

张国荣说：“不过这位诗友不是人。”

“是鬼吗？”准诗人兴奋起来，“和鬼交流，一定浪漫又刺激。男鬼还是女鬼？”

“不是鬼，是一头会做诗的猪。你听听它的诗：‘怎么办，怎么办，等我长大就完蛋。’”

“好诗呀，真是好诗，好得我不知该怎样分析它了。”

“如果你愿意以猪为伴，以诗为伴，”张国荣说，“你就得把这头猪买回来。”

准诗人一口答应：“行！”

马院士说：“你不能把它关在猪圈里，得像对待



宠物猫、宠物狗一样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准诗人说，“我会准许它跳到我的桌上，甚至我的床上，跟我同吃同睡。”

张国荣又嘱咐道：“你得保证，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冷静，不能让它成为你的盘中餐。”

准诗人说：“我保证！”

“你也得保证不把它赶出去，否则它就会成为别人的盘中餐了。”

“我保证！”

“那好，现在我们可以带你去见你的猪朋友了。”

“等等，”准诗人想起礼貌问题，“我最好能跟猪朋友打个招呼。不知道猪语里‘饭吃过了吗’怎么说？”

马院士说：“猪语很难学的，你学句简单的吧。‘唔噜唔啲’，这是‘天气很好’的意思。”

“唔啲唔噜。”准诗人学着猪语。

“不是‘唔啲唔噜’，是‘唔噜唔啲’。”马院士纠正准诗人，“‘唔啲唔噜’是‘请你滚蛋’的意思，别说错了。”

准诗人跟着张国荣和马院士去见那头会做诗的猪。那小猪仍然没心思吃食，仍然踱来踱去做它的诗。



猪圈外的准诗人热情地高呼：“唔噜唔啲！”

小猪听见这句关于天气的评论，不由得哼了一声，它头也不抬地自语道：“天气很好，可是我的心情一点也不好。”

准诗人见小猪不理睬他，以为自己说错了，便立即改口道：“唔啲唔噜！”

马院士连忙提醒：“说错了！”

可是小猪高兴地看着准诗人：“这话我爱听！‘请你滚蛋’，可以理解为‘你可以不必在此熬着了’，‘你将脱离苦海啦’。”

马院士告诉小猪：“正是这位先生将要救你脱离苦海，让你做他的宠物，因为你会做诗。”

小猪感动地说：“我一定要整天为他做诗，不让他失望。”

三天后，兰若院，张国荣去找马院士。

“马老师，也不知道那头诗猪为准诗人做了多少首诗？”

“嗯，除了猪哼哼，在准诗人眼里，床单上无数的猪蹄印也都算是诗吧？”

他俩便决定去看望以诗会友的一人一猪。

张国荣敲了门。



屋里问道：“何人敲门当当当？”

张国荣不能再对“外面是我张国荣”了，这样就不押韵，不像诗了……

屋里再问一遍：“何人敲门当当当？”

张国荣赶紧说：“外面国荣我姓张。”

又传出猪叫：“唔咿唔噜唔咿唔！”

马院士忙答：“唔噜唔咿唔噜噜！”

对完了诗，准诗人把门打开。

准诗人说：“我正要去找你们。”

张国荣问准诗人：“和诗猪相处得挺愉快吧？”

“挺愉快，”准诗人说，“我还给它起了个名字。”

“叫什么？”

“它不是做了‘怎么办，怎么办’的诗吗？我就叫它‘怎么办’。”

“好别致的名字。怎么办做了好多诗了吧？”

“好像是整天在做诗，可惜我一句也听不懂。”

“语言不通，妨碍交流。”

“所以我想去兰若院，找马院士学猪语。”

马院士说：“猪语很难学的，不是一天两天学得会的。”

准诗人说：“那我就三天四天五天六天……天天来跟您学，一直到学会为止。”



马院士想试试准诗人对猪语的悟性，便问他：“猪语‘天气很好’怎么说？我教过你的。”

准诗人说：“唔咿唔噜！”

马院士叹口气：“这是‘请你滚蛋’的意思。但愿你不会让我失去耐心，但愿我不会对你说‘唔咿唔噜’。”

第二天，准诗人准时赶到兰若院学猪语。

马院士拿一个木夹子把准诗人的鼻子夹起来。

“猪语的发音主要是鼻音，”马院士说，“把你的鼻子夹起来，让你找一找鼻音的感觉。”

于是准诗人开始练鼻音……

第一课结束了，准诗人向马院士借了木夹子，打算回家继续苦练。

准诗人走后，马院士正与张国荣闲聊，忽听门外传来猪哼哼。

马院士惊奇道：“一会儿工夫，他的鼻音如此纯正了？”

走进来的是小猪怎么办。

马院士问小猪怎么办：“你来干什么？是不是想来学人话？”

“不是的。”小猪怎么办说，“我在想，我的主人学会猪语以后，是不是就能听懂我做的诗了？”



“当然啦，他就是为了这个才来学猪语的呀。”

“那，他整天听我做诗，会不会厌烦？”

“怎么会呢？他就爱好这个呀。”

“我不明白，”小猪怎么办说，“他每天要听几百遍‘怎么办’，会不厌烦？”

“什么什么？”马院士吃惊了，“你是说，你做的诗全是‘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等我长大就完蛋’？”

怎么办答道：“我只会这样做诗，你让我怎么办？”

马院士将小猪怎么办的怎么办翻译给张国荣。

张国荣便通过马院士的翻译与小猪对话。

“这么说，其实你不会做诗？”

“反正我没说过我会做诗。我不知道诗是圆的还是扁的，是硬的还是软的，是生的还是熟的，是甜的还是酸的……”

“如果你的主人学会了猪语，知道你只会哼哼‘怎么办’，你的命运可能又要改变了。”

“是呀，你们就忍心让我回猪圈吗？你们能教会我主人学猪语，就不能教会我做诗吗？”

马院士就对张国荣说：“这话有道理。趁准诗人还没学会猪语，你来教怎么办做诗吧。”

“可是，”张国荣觉得为难，“做诗得有才华。我自己毫无诗才，以己昏昏，焉能使人昭昭？”



“那，”马院士想了想，“你不能教怎么办做诗，总能教它背诗吧？”

“对呀，先背诗，背得多了，受到熏陶，也许就能自己做出诗来了！”

马院士就告诉小猪怎么办，张先生将要教它背诗。

“好的，”怎么办说，“最好教我背我主人不会背的诗。”

准诗人再到兰若院学猪语时，张国荣就来摸底。

“你会背‘鹅鹅鹅’吗？”

“我会背！”准诗人说背就背，“鹅鹅鹅，曲项向天歌。白毛浮绿水……”

“行了行了，不用往下背了。‘春眠不觉晓’你会背吗？”

“会背。”

“那，‘床前明月光’呢？”

“床前明月光？”

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……不会背吗？”

“不会。”

“不会就好办了。”

准诗人的猪语班下
课后，怎么办的背诗班开
始上课。





准诗人的猪语班下课后，怎么办的背诗班开始上课。

张国荣先请马院士把“床前明月光”翻成猪语。

“床前明月光——唔努哩噜哩。疑是地上霜——哩哼咿唔咿。……”

怎么办很努力地背诗，因为这跟它的命运有关。它每天背一首，背了很多首。

但是准诗人学猪语的进度老是上不去。学了三个月猪语，他还是常常会把“天气很好”和“请你滚蛋”搞错。怎么办每天很起劲地背诗给主人听，但主人的表情永远是茫然，他不知道他的宠物猪在哼哼什么。

终于有一天，怎么办气呼呼地闯进兰若院，对着马院士吼道：“唔噜唔咿，唔咿唔噜。哼哼哩唔哼，哩努咿哼唔！”

一旁的张国荣问马院士：“它说什么？”

“它说：‘天气很好，请你滚蛋。主人比猪笨，我要回猪圈！’——这是不是一首诗？”

张国荣感慨地点点头：“这就叫‘愤怒出诗人’吧。”



植物人开花





虽然夜晚的兰若院常会有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动静,但白天的寺院山林还算景色宜人。此时正值午后,书生张国荣又见有两位游客沿着石径上山来。

这两位一老一少,小伙子搀扶着老翁。

走到跟前,老翁向张国荣打听:“请问,我们想访问研究另类生物学的马院士……”

“哦,你们是想参观马院士的另类苗圃?”

“不,我们要向马院士讨教。”他们不是游客。

“是不是在家里种了什么珍稀植物?”

老翁说:“跟植物有点关系。我们家有个植物人。”

张国荣吃一惊:“原来是这样?要治植物人,得找耿去病院士吧!”

“可是,”老翁说,“一百年来,我们从没听说过有哪位医生能治好植物人。”

张国荣更惊讶了:“这么说,您家植物人的植物状态已经维持了一百年啦?”

“是啊。他是我们家老老老前辈,老得都不好称呼了,我们就干脆叫他‘活祖宗’。我父亲算是长寿的了,他活了一百岁,今年刚刚去世。从我父亲出生时起,活祖宗就是植物人了。”

“那,您父亲出生时,您家活祖宗多大年纪了?”